

# 知书达理

原创 王大米 王大米 2021-08-20 08:44

有好几个时刻，我都意识到，可能我再也无法像个我所期许的那样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。我暴怒异常，感觉自己的面部肌肉都无法控制地狰狞，我只想大喊，听不到来自世界的任何声音，拳头紧绷，全部情绪恨不得从内心爆炸出来，我只感受到身体那含混的撕裂感，肋骨下面的肝脏隐约疼痛。

可是不到五分钟，我又开始懊悔，那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，任何人都不值得这样被对待。我的朋友们估计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我。

这样的爆发是目前这个暑期我最为难受的一次。我搜肠刮肚地思考，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为什么我会逃脱不掉焦虑和压力？

一开始，我把一切归咎为妈妈的影响。

妈妈在闷热的夏季做饭总是烦躁异常。我想妈妈的脾气可能从她童年时期就开始养成了。母亲早逝，长姊出嫁，家里兄弟和父亲从来都不曾促膝长谈，留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在荒芜的鹅场过夜。眼睛一闭就是潮声般的鹅声，再远些是潮湿、贫瘠的田地。醒来是自己做饭的一天，总是胡乱煮熟就好，妈妈在厨房里常是这样，仿佛有人追着她，她非得好几样菜一起煮，一通操作后，锅碗瓢盆和垃圾桶都在得好好喘口气。

这种时候我在旁边看着着急，一个劲地数落她，心里有什么直接说什么，想让她难受。我在家里跟着烦躁的妈妈嚷嚷的时候，其他人都退避三舍，带着看笑话的态度看我们，吵着吵着我就心疼妈妈，她也心疼我，过后默默递来一碗鱼汤。

说到底，妈妈幼稚得跟个孩子一样。每天谈论菜园里的瓜果，最近芋头被挖走了，她好不容易捡回来几个。我在房间看书，她冷不丁地拿着芋头站在门边，跟我控诉芋头的悲剧。我觉得好笑，却也耐心听完了。

没有妈妈，估计我会更焦虑。我的暑假已经不是所谓的“后青春”时间，更不是读博前的最后一次大喘气。每天醒来，我都会想到我的同龄人们已经开始出门上班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家。家人各有各的事做，只有我醒来，仍是一成不变的自习和间歇性紧张。

我不肯说出我的害怕，故意把闷气憋在心里，结果才有这样一次大爆发。

我不肯休息地看书，尽管那些字眼已经飘到外面去。每一次放弃和中断都意味着更加难受的接续。每一次休息都在担心下一刻能不能坐起来干活。我和失业的人没有什么两样，醒来就忘记了这一天该有多美好。

所有这一切，都归结为，我担心我不能胜任我的学习，我担心我配不上我所拥有的一切。

而我每一次在父母前的情绪释放，总是被刻意忽视。即便我要求得到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，父母和其他所有我们能知道的“好人”一样，当你述说委屈的时候，抱怨着要去当面投诉的时候，他们的第一反应永远不是“你怎么样？”，而是“不要影响别人”，“你这样子别人会怎样看？”

“他们会说这个女的无理取闹。”

“别人都会说你读了那么多书没用。”

这就是“知书达理”的内核，在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父母和乡人面前，你的要求和“蛮横”都可以攻击为“看来读那么多书没有

什么用。”

“你看是不是？”

他们转身和看热闹的伙伴笑着说。

我有多爱我的父母，那一刻我就有多恨他们。

我多么希望他们哪怕是在听我抱怨的时候，跟我说，是的，真气哦。

